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盤峯李公神道碑

蓋嘉隆之際天下之欲為完人者必勇退辭尊以隱約  
奉其志即貴而至公卿大人亦必時躋時起與毀譽錯

而幸者得其完然未有履順居正聲實並泰終始亡玷  
若李公者也公生世七十有二年仕宦餘三十年林栖  
又十餘年居家為孝子持身為節士治民為循吏立朝  
為貞臣讀書為正學割名而名依之負勢者不能屈工  
讒者不能間豈盡其所遭際良也厥亦有所以致之者  
矣公之薨上為輟朝治塋再賜祭恩禮甚至然士大夫  
猶以崇贈易名之典未霈為公惜而其子太學生一鶴  
獨曰未敢數塵上恩也必得天下之能不朽吾先公者

行求得世貞俾志神道之石而手創其行事累數萬言  
以請世貞於公為通家子素慕稱公其何敢辭按狀公  
諱遷字子升更字子安其先咎繇為帝理官一曰李官  
而至其後伯陽生於李樹下遂以李為姓事久遠難明  
所知者唐文皇之後嗣曹王臯嘗官豫章子孫遂為豫  
章人元季有曰俊者三傳而至友恭世受農友恭有子  
六人仲時佐成進士為刑部郎最少子時中生宣政宣  
政生封公素馨封公娶太淑人有三子公其伯也生而

端重不妄言笑從師受章句輒誦九歲從封公避寧難  
南康山中手一編不置封公目之曰日者言我不從公  
車門上事而衣豸橫金者二十年得非以若耶遂謝諸  
生不復應試而公既長補博士弟子前後為學使者張  
大司馬時徹李太僕舜臣徐少師階蘇大司馬祐所奇  
賞四公者一時目為龍門者也最後試於鄉得第六人  
明年遂成進士肄事禮部尚書袁州公試諸進士詩而  
雅重公以稱於人人亡何當選進士為庶吉士或謂公

籍此可與也公以念其父母欲省覲願得一奉使後歸  
御史大夫熊恭肅公決聞而歎曰步武榮名而却之以  
成其志吾鄉有人哉遂以奉昭聖皇太后遺誥使蜀蜀  
王與其撫按藩臬守令餽遺公金帛珍貨甚厚公悉却  
之其使滇滇之守帥黔公以下餽遺與公公之却之俱  
如蜀道貴竹有一千戶用繩下嚴得誣且扞文罔公知  
其寃為白狀於撫臣雪之其人知而道追公欲有所効  
公辭德弗任也還且謁吏部選時索州相矣與之為姻

姬者要公往曰是公固知足下奈何坐而失一佳曹郎  
公卒弗往曰不往不過南爾南於養吾親便遂得南兵  
部車駕主事司故積造舟資巨萬計而前是郎司出納  
者不能無染指以十之七予衛衛復私十之二僅半與  
役卒耳尚書張文定公邦奇一見器公遽以委之公請  
於張公會司務及曹郎坐堂皇上集役卒使吏權而名  
授之又時時手較其所權者以示警卒皆懼服張公下  
公法為絜令尋進其司署負外郎遇詔恩實授封公與

范淑人拜誥命如公秩公念欲移疾侍二尊人養而封公不可乃與婦秦淑人謀迎之留邸躬視膳羞選珍而進之又與封公與登雞籠眺牛首汎龍江擘六代之遺踪於返照秋色間封公大懽樂謂公日者之言驗矣使我身得之孰與而得之為兩世榮也尋公之鄉人宋莊靖公景來為尚書一日謂公蠹累積矣非子孰與掃除公請任之得其最巨者諸衛貢舶責之衛卒之饒有力者官給其直而中貴人監之直盡入中貴人橐而受責



者挫其產以償而猶不給公請毋令中貴人監亦不以  
責衛卒而官董之宋公如公請後入為御史大夫公卿  
出租龍江宋公曰所與周旋士人多矣耿介者虞其才  
恢廓者虞其守於李郎吾復何虞已獨留公促膝論天  
下事久之乃別去自是與公構姻好公尋進武選郎中  
黥卒孫寧富而橫積忤守備魏公魏公列其侵盜孝陵  
孺地為市肆居貨下御史獄治寧復自辨而他所株引  
且數十人上怒詔大司馬大宗伯與司寇御史大夫廷

尉覈其事大司馬者韓恭簡公邦奇也韓公以屬公而宗伯之屬章檠御史龔秉德皆共事然資公而決公行履其所寧列市肆居貨實然不犯孝陵塿地魏公不悅以氣加公公與御史折之出其上魏公屈䟽聞寧得麗輕典株引者盡釋韓公大奇公引與吏部郎楊忠愍公繼盛輯定樂志滿考實授擢山東濟南知府濟南領州邑三十晨興案牘旁午吏雜取進之欲以嘗公公判決如流至緩者投之地曰而寧不知緩耶更爾立杖斥若

矣隸齊泰者與吏陳棟比而為奸私一日過堂下公忽呼使前曰泰來而與吏通耶泰謝無有然色變公使搜其懷則陳棟之賄目在併扶而逐之曰而第歸自力為善吾不爾竟也於是豪猾咸惴惴奉三尺而治公按行獄滯囚得大辟者王明高廷芳梁文綱傅景翠冤狀攝知證而理之更具獄上中丞應公大猷進公握手而語曰二千石盡如君天下當無冤民時久旱公力疾而出雩於壇三日而雨已又雩於壇三日復大雨於是齊魯

之屬郡旱饑獨濟南稔民復業者二千戶時流民三千人就食新城新城令懼甚公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又大帑金市牛具賦隙地授舍而耕新城驟益民三千所墾田稱是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太山進香者珍貝錦帛織作之類藩臬而下貯之藩司郡邑而下貯之郡其長皆私其重者公獨會諸僚劑等之各為封識使次第持去不以毫髮益守帑部使者聞之曰胡威之清不加於此矣藩司亦愧如公指德王請惠民藥局兩臺業許

之公執弗可已復請織染局公復持不可既而曰吾去  
守無幾時而王請不已終當為王有於是改建祠以祀  
薛文清王文成二公使儒生讀書其中公又飭文廟及  
學宮一新之與博士弟子談說經術彬彬有鄒魯風當  
入覲大計吏公為天下郡守第一劇盜李邦珍與其兄  
邦瑞橫行燕齊間公刺得其所戚厚劉邦輔者授筭掩  
捕之先後皆授首當奏績先尚書公撫其地與御史合  
疏保留之亡何進湖廣按察副使濟南吏民挽幘而留

者以數十萬計齊泰哭之慟至嘔血公謂吾故絀汝胡  
哭也泰曰公絀我若神明我日戴公以處得不為惡而  
今已矣雖欲補黑衣之役事公不能矣故吏部郎申公  
璉道聞公善政賦詩紀之少保殷公士儋以文記去思  
其父老咸勒石以傳之湖廣任入賀萬壽還省覲復之  
任遂監其省試公前後官齊楚皆入棘所得士多有聞  
而楚錄公獨任其程式文遂以純雅冠一時進布政司  
右參政監督顯陵工是時守備中貴人張方繇司禮出

貴甚顧折節禮公具食公必為飽因好諭之方大服更  
謀於公為減騶從節厨傳省燕樂公旦日與偕程工役  
勤惰扶其惰者若勤者手賜之一卮酒以先期告成御  
史林騰蛟督課額至楚訪公楚事宜公陳三事謂罷冗  
徵裁冗官革冗費其目人人能言者而辨利害甚哲辭  
甚修林君讀而歎曰晁董不過是矣即施行如公指尋  
遷廣西按察使公念廣西絕遠而二尊人漸老不耐途  
路欲請告而見尼不得乃留秦淑人侍養而單車之廣

西任時靖江王與諸宗閱而各上章相訐下臺臺下藩  
臬以藩使之悞不任也使公先公帥以謁王王謝病不  
見公乃奏記王曰大王以某之來為宗人耶某非為宗  
人也為大王也某之來內欲全大王親親之心外以明  
大王尊尊之分如是而已耳大王之必欲拒某者何也  
王乃許以翌日見見而蓄怒待公等坐定王盛氣言曰  
不穀之先王奉高皇帝恩以有茲國當攝諸宗人諸宗  
人不受攝而子大夫乃右之何也公對曰大王宜自責



母責諸宗人也王益怒曰何謂也公曰大王能念高皇帝恩甚善先王者高皇帝從孫也以罪廢嗣子悼僖王賢而高皇帝復王之名雖一郡其禮秩威命實大國也今嶺以南母貴於大王者諸宗人之衆亦母如大王者乃大王挾貴以凌諸宗人諸宗人亦挾衆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人下者也諸宗人甘心有司之約束而裹足不入端禮門大王能忍之乎忍之是大王徒擁虛器耳不忍之則王與諸宗人之訐無已也且宗人之

去賤無幾罪易勝也其指逾萬數不易盡罪也有如天子一旦赫怒咫尺之詔下大王寧能偃然而已乎某等所以見者願大王之為悼僖王不願如先王故曰非為諸宗人也為大王也王色動乃前就公曰先生何以幸教不穀唯先生哀憐之公遂說王曰大王急下教自責令諸宗人一切聽臺議某等請分諸宗人為十餘房房擇一篤行長者長之其長得以懲訓不率重則付柱後惠文耳大王無與也月朔必朝見祭必從請名請昏必

以屬大王則大王之貴長在而諸宗人亦服王曰善具如公指臺為疏亦如之靖江遂寧公念其二尊人無已上疏乞休不報而轉四川右布政使蜀王聞之曰是少年時却吾國幣者耶諸藩臬郡國老吏亦悉之不嚴而肅左使耄不治一切以屬公祛其蠹若洗亡何進湖廣左布政使御史將入司試促公來提調公故緩驅曰吾不欲坐收右使成時李中丞憲卿大征苗公調兵餉毋乏又日夜計楚觀吏賢否頭鬚為白當入覲宿郵中盜

以左使當覲橐夜窺之亡所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  
之則古石硯也棄而去之盜事發謂人未有左使橐如  
是者尋以中丞論轉餉功賜金一鎰而太宰課公績復  
為天下藩臬第一當遷而公復上疏乞歸養不報時蜀  
與右輔之撫臣皆缺而蜀人尤欲得公袁州相尚在柄  
以公不入賄望之進右副都御史治右輔公至即疏請  
固關隘考軍實計儲餉復疏請行保甲法定審編嚴窩  
禁設險分埃以時哨警俱報可中貴人馮保深州人也

有兄之女當嫁而道中盜可五十人剽其資裝金錢以去兄疑讐家為之白州州守審之誣縱遣之遂白公謂守納盜賕公語守若不受賕吾悉之盜當自露其人退而復白之監司為捕讐家鍛鍊五毒強誣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上公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至百耶悉得其誣服狀破械縱使去中貴人聞而怒甚具疏草以語公卿大臣欲論守賕而公故庇之大司馬楊襄毅公博謂曰吾不知守知中丞公母太草草當以質中丞

遂貽書問公公報曰不佞以民命若太山此官敝屣耳  
所能者為貴人責捕盜不能為貴人理私讐亡何真盜  
果自他邑發中貴人慙而厚以金帛謝公公不受北兵  
大入自墻子嶺而躡京師東北公聞警使其將祝福三  
千騎入勤王偏將申紹祖王尚忠繼之而自以大兵踵  
其後兵至都門敵漸斂已而諸鎮兵悉合蹙之境外破  
之公所部鹵斬夥事聞賜白金文綺尋入為工部右侍  
郎時上方大興祠祀治玄熙洪應諸殿萬歲壇修裕王

邨南關重城益城張家灣公先後以職見委用嚴見憚綜理精密中貴人將作大匠不得有所侵牟上亦心器之矣諸工次第就咸有所賞勞遂增秩二級考三品最贈王父母封父母俱如其秩公復上疏為二尊人請告不允亡何封公之訃聞公痛不得視含歛慟哭晝夜不絕聲一切賻贈皆返服除召補南京兵部右侍郎佐麻城劉端簡公采屬軍政銓選無敢以私奸者尋進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二廣諸軍兼理糧餉

倭方大入侵掠左廣公馳輕車赴之甫抵吉州而撫臣熊公汝達方調兵與角公手書慰勉熊公且密授諸將方畧公復疾馳至端州諸軍大破倭斬酋以千計俄詔公兼巡撫左廣餘如故公乃大蒐罷浙兵之不稱者散遣之選募驍勇分配諸將而時時拊循慰賜加渥士奮欲効死時右廣大帥俞大猷智而廉左廣大帥郭成勇而貪公悉其肺腑以授大猷而其馭郭成則錯用威信使叵測古田右廣亂藪也公請平之上便宜八事俱報



可公調狼土兵十三萬七千人分七哨進攻以大猷及副參游諸將軍統之而參政柴涑副使邵惟中等監其軍檄湖廣將士固守東安黎平隘防奔逸身自端移鎮梧州節制之中飭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毋鹵財物兵進蕩其寨柵六十五其大酋韋銀豹擒黃朝猛戰死餘酋二十二以次就縛斬首萬餘降餘衆二萬古田故邑也公請進為州使監司填之而他增將卒置學宮選良吏疏上俱報可公以功進右都御史賜白金四鎰文

綺四左廣蘇繼相世蟠據揭陽之黃寨僭稱王而其黨  
曾魁據石碇杜高山據大節相犄角為聲援流劫遠近  
郭成故以總督劉公燾檄討破之且下矣而繼相通成  
之私人戈楠入賄於成以免公刺得其狀召成切責之  
曰左廣費大司農金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  
若不聞也者日幸酒被色歌舞自媮快安乎且汝之入  
三盜賄而縱之也吾非不知姑貸汝死責後効汝能自  
勉勵否成皇恐叩頭曰蒙貸成死苟不擒三盜者必不

敢復戴首而謁交戟也公調兵二萬人使成與諸將分將之成乃強自力斬戈楠以走師遂破繼相衆窮追之獲於五房後破擒曾魁兵少倦壯高山乘間襲奪資餉以去公切責諸將躡之破其大節寨窮追獲於古銅鼓障石岩前後得村柵三十六俘斬千餘人賊屬四百人自拔歸者二百餘人投崖阱自焚雉經死者不可勝計復進破海豐賊曾朝元下村柵十一鹵斬五百餘朝元斲死復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九重坑追之至鷺毛山

而獲俱磔於市得賊田二十萬頃予民捷聞賜白金二  
鎰文綺四時舶主許瑞者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  
賂而陰蔽之時取羈縻而已會倭三百犯廣之大金門  
而許瑞相引恫喝為重諸將入問笑公笑曰吾已付倭  
許瑞矣以武往即千人不必勝也第令裨將將卒二百  
人往俾攝市人立睥睨間而使監司檄喻瑞若名事中  
國而不純今急取倭自効不者大將軍悉二廣兵殲若  
矣非可賂免也瑞皇怖掩倭艘悉獲以獻公前後所捕

誅倭及劇盜凡十大勝不肯報捷或謂公胡不報冀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而亦會同年新鄭公以首輔兼太宰故嘗賻封公而公却之以公為慢己及其壽六袞諸侯之幣亡弗重者公獨以尺書挾兩吳絕進乃寘之地而唾曰豈書生酸而至是第用我賈名耳以故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顧清遠颶風作地震英德開建諸邑大水急發庾賑貧者因上疏引罪且乞裁黃

蠟芽茶鍊錫魚牙柘茨銀珠烏梅銅錫麻枲鐵線膠翎  
諸濫稅不報他疏若停逋稅以安反側查濫俸以省虛  
冒修水寨以資戰守嚴門禁以固重地稽商稅以慰民  
望究武職以飭戎政祠名賢以崇正學得報可兩廣賴  
之至今公念范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陳  
情乞歸養上乃進公南京刑部尚書以便之而公又感  
嗽疾以骸骨請御史趙煒又為之請始獲允所積廩金  
五千悉歸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為

例右廣帥郭成感公恩哀諸金寶瑰奇以獻及監司守  
令得薦者羸金道中公悲麾却之曰將由吾廉未徹耶  
阿堵物何以溷我范淑人見公歸而喜宿疴頓除公偕  
秦淑人所以娛悅之者百端偶病瘳下公憂之甚范淑  
人見公瘳而瘳謂曰我無他畏暑耳得甘澍即解公與  
秦淑人齋戒露禱大雨竟宿太淑人立起至開九表而  
終公老矣猶作孺子啼其治棺殮必誠信特不用浮屠  
及俗禮廬墓如封公時公未除服而南刑部缺尚書廷

議猶及公然公已無復世念顏所居堂曰止足治冢塋  
去家六里而近名之曰順寧時時偕其弟學憲某及子姓  
宴游其間于于如也間御筍輿或跨款段縱遊山水名  
勝與田更野父相問訊不知其為貴人也足跡於城府  
可數臺使監司守令或門生故吏屏干旄而過公公欣  
然為具雞黍燒筍蕨清言竟日不倦去亦無所報謝晚  
歲名德轉重慰薦無虛剡屬江陵公當國與公有分契  
鄉人入都者謂得一書先容公具草幾千言曰崇寬大



以存政體曰慎用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戰守以重邊防其言絕劉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公不可既而曰上春秋方鼎盛此公猶稚視之且汰極矣是安能久故劉御史臺以論糾江陵削官里居公修書問之授饗加璧焉劉君受饗反璧以空刺報謝謂其家人曰李公望重且大拜安可以我故累之公笑曰我知劉生劉生乃不知我彼以我猶未忘世也及劉死戍所公哭之慟公素強少疾晚而益壯長耳秀豪又素多

陰德人且以為百歲無恙中夕忽謂二兒吾生平不妄  
撻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宦三十年不來一  
指摘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吝既貴且壽可以見  
先侍郎地下矣以不善積著挫故遺產不免使爾曹餒  
奈何不久竟以微疾卒遠近奔哭者且萬人公孝友天  
植其事字昇弟甚篤分祿以遺之又以遺疏屬之貧者  
環所居數里饑則糜寒則衣死則槥槨蓋亡不於公室  
乎取及闕公之室中則愕然也卒之日秦淑人出王母

所賜金始成殮其子鬻所分產始成葬嗚呼可不謂賢哉公於古人好稱諸葛孔明裴中立韓稚圭司馬君實劉器之於前輩稱劉伯溫王伯安其以政事行術居師友間者韓恭簡宋莊靖熊恭肅楊襄毅楊忠愍及鄭端簡曉也蚤歲窮理性之學然不欲有其名時華亭相公為領袖貫魚而進者不可勝數公益秘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干進得無愧業舉子者乎公所為詩及文不甚多然往往清暢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八法人得其

一赫蹏輒寶藏之所著有詩文集續集十一卷遺集一卷摘稿二卷皇華錄一卷京畿奏議四卷兩廣奏議八卷濟南議稿二卷郢曲同聲楚越吟稿西輶集祗役雜言各一卷修邊雜考三卷國朝攷二卷皇華便省錄清音競秀錄星槎萬里錄官中紀事各一卷行於世者半公以正德辛未生以萬厯壬午卒春秋七十二秦淑人者名家女也再受五品三品封能佐公於德置貳二趙氏劉氏舉丈夫子四一鵠以例為太學生初娶熊繼魏

趙出也次一鵬以公蔭為太學生娶張後公一月卒次  
一鶴亦以公蔭為太學生娶宋即莊靖公之女孫器公  
而許婚者也皆秦淑人出也一鷗早卒劉出也女二一  
許字萬安仁早卒一適雷膜孫男五女四婚嫁皆名族  
一鶴能讀公書美而材其狀草吾不能悉志志其大者  
銘曰公為世賢七十二年虛七之一未涉理亂其出其  
處各得中半處則鴻達其羽可儀出則龍變膏澤滂施  
厥位厥壽彷彿宣聖公也及門庶閔冉並古稱三立為

三不亡公神行天寧與魄藏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立菴李公神道碑

大宗伯李公之卒也以成化末而上既為之中牢祀且  
治葬鰲溪之陽矣故事三品以上得樹碑神道紀其功  
行而公有子以逮孫曾奕世顯重然里俗樸因循不能  
舉而公之五世孫元甫自大司成來守南少宗伯實踐  
公故署一旦請於世貞曰吾李於蜀幸不志志然重自  
大宗伯公始而忍不一標著之乎且夫不得志於格而

有所強者非夫為人臣者也得志於格而置弗舉者非夫為人後者也甚矣吾俗之樸也子為我志之世貞謝曰子之辭信雖然不穀不任也元甫固以請乃據其狀而志之志曰李之先楚南郡公安人也元季有南郡燹避徙入蜀即富順而家焉再傳而為侍郎公志聰又傳為侍郎公繼宗皆公贈也公諱本字立之別號立菴生而朗雋異凡兒父私器之乃曰吾家世隱約無顯時奈何有此子而復棄之農乎稍長俾從師受尚書甫屬文

即已負奇有聲踰冠舉於鄉已誦南宮又三年為正統  
戊辰成進士選改翰林庶吉士踰年授檢討當裕陵復  
辟遣祀北鎮醫無閭還與修大明一統志成復與修裕  
陵實錄遷編修再遷為侍讀庚辰分校南宮試得謝文  
莊一夔狀元及第餘亦多顯者久之擢南京太常寺少  
卿踰九載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當公時翰林為清曹  
而於職自編摩外無可自顯見朝行中以冷局目之而  
士行修終不肯以其官貧故倚權勢有力以市公尤其



表表者始當授檢討人或謂公不有給事御史可陸梁公卿間乎公謝弗應曰貧自吾分吾不與易也蓋十餘年一再轉羸馬青衫日俸直金馬門殊自得及轉容臺秩稍優然益南徙而公益安之間從諸勝遊相約為文字飲三山二水惟意所往不知歲之云暮最後始擢為侍郎重矣門柳蕭然不設重牡亦無有闌出入者時眉州萬少師安富國能立貴賤朝士而公親其鄉人又兩舉鄉會試稱同年者也眉州之子翼暴起為少司馬與

公同列一日過公從容曰公有意北乎但以一赫蹏屬我立為公效之公哂然適送之出見園中豕指而曰而父子欲圈我乎使我依而北者何異豕也眉州聞大怒曰吾且圈若南遂弗召公亦欣然自悅也凡六載始拜尚書然公意已倦時貽蜀中親故書曰連營蒐裘吾其老乎尋寢疾卒時成化之乙巳秋也得年六十有九當公卒而有羣鶴悲鳴遶舍久之乃去人咸異之發其橐僅圖書冠服而已為之謀賻置郵乃得歸公為人廣

顏豐頤踈眉目望之若神仙人也坦蕩不設城府裏如其表與人處無貴賤皆可狎然至欲干以非道則顏立顏判然自遠居恒恂恂類無事者其趣義急友甚於饑渴之得飲食也為文章平實典雅有治世臺閣風詩亦稱是第公不自矜詡要以足志適情而已故多不具草即具草亦多散佚不可收拾今其存者見昭德續集中殆十之一二而已為諸生時嘗有所往逆旅主人延接甚至俄出酒饌甚豐怪而詰之則曰夜夢神語有十八

尚書來晨起汎掃市牛酒供張以待公即其人乎雖然  
獨公一而已何以稱十八也既而思之公姓名皆寓十  
八不偶也其前徵乃若此公配廖早卒亡子贈淑人有  
三子皆貳高出也長曰文昌以公蔭補鳳陽府照磨李  
世昌以鄉進士官濮州學正文昌子曰陝西按察副使  
鳳鳳子工部都水司郎中方至父子皆以伉直名其時  
元甫名長春郎中君之子也世宗朝按察君以御史上  
章為公請贈謚不報嗟乎照磨君用尚書子僅幕官九品

不以為屈贈謚於公分也御史力能得之所司獨不得  
亦竟不復請乃至七尺墓道之石尤所謂得志於格者  
踰百年而今始舉噫嘻樸不已甚乎雖然以視今之貴  
勢公子贏金帛宰執之門以求所得志者何霄壤也公  
起田間孤生致位八座五易世而甲第不絕諸孫枝至  
若干人紀蜀乘者娓娓其賢不置口亦盛矣詩云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世貞何人哉乃藉公以不朽

銘曰井鬼之間岷峩孕靈乃篤鉅公英憲之間人文漸

昌公始登庸東序西清冰心玉姿金鐘大鏞文戒滅質  
葆真弗雕以完淳風位戒踰德含用弗竟以保令終爰  
啟後人濟濟繩繩攸寢豐誰其嗣者步武鑾坡徊翔  
秩宗追遠反始顧瞻鰲溪悠然禹功我聞其玄石筍勒  
之有繚其虹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庭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羅修源

謄錄監生<sub>臣</sub>胡先鳴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中大夫太僕寺

卿阜南陸公神道碑

陸之先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擅天下

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挾孔氏不傳之秘  
後先為東南冠紱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  
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鬼科俱叢文  
苑標而又能相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  
者吾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為後矣中丞於  
秩為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僕領中  
大夫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臺以中丞訃聞而以太  
僕故秩請詔予祭復予葬法得樹碑神道少保公哀思

無已手纂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為叙而銘之貞視宮保公通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為之叙叙曰公諱樹德字闕

父曰贈太宗伯公鵠娶沈夫人有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對父母絕憐愛之然貧不能資束脩時少保公已前贅於李矣而沈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君見少保公而奇之謂李父曰吾僅一女安得才如而壻者贅之乎李父曰

有之即吾壻之少李某也是時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  
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撫公而泣曰苟而母在吾何忍  
棄之薛乎手錢一挺納公褰曰與兒作美食公飲泣而  
別已而得美食輒以奉贈公贈公嘗而怪之徵所從得  
則皆出自袖中蓋公未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  
純孝矣公自是文思颺發所受經凡四師皆謝不任而  
最後乃事少保公得其詣獨深公益自勵勤苦非丙夜  
弗就枕公雖名為贅尚未授室及少保公之成進士而

公補博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親迎禮僦一鄉  
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  
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  
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遁地焉公不憚曰是蟻我也始  
進之謂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又三  
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躋者垂二十年  
而贈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其伯氏夜中盜  
尉微得其主名欲以為功而見微者不勝楚自誣服公

察其有冤色夜密聽之得其兄姊自相詰語而徵其狀知為尉卒誘使證也力請釋之俄而真盜得贈公喜曰是兒非豎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為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受佔俾也就選人格得嚴州府推官於是贈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介絕俗而不喜為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以故僅三日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守意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為動然至守

當入覲公署郡事而撫公有所冀菲屬公訶守何狀公  
力為明其無他守竟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然至奉檄  
按武義令令夜行橐有所居間公叱之出畫法無貸龐  
御史尚鵬於僚屬鮮當意者至公獨無間言曰廉士廉  
士公以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召為少宰  
公於法避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擁者以數  
萬計遮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既郎  
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也公不鄙其官益治文法

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淳等遊相與砥礪名節履淳  
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謀具草公始欲聯姓  
名會疏中語稱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廷杖錮緹騎  
獄前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其言絕憚有人所  
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公死為名耶即死  
且累上德而至是復語公第小忍之職行及矣亡何公  
果改禮科給事中時莊皇帝每視朝及經筵默不發一  
語公謂易上下交為泰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何以劑



君德而耐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公又條議諸邊計甚明哲顧語多侵總督譚襄敏綸公既遷兵科為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入督迎謂公不穀戴慚顏以見惜公疏直稍有所齟齬不者不穀可奉以免咎矣公歲且滿

闕

得舉刺而所善者緹帥朱忠僖希孝其私人為

闕

以

屬公公立論罷之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貴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留難之故破家者屢矣然非自公等始也吾欲言則傷公等不言則不

忍於破家者公等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為名諸中  
貴悵然相戒有所約束矣亡何公以冊封周趙二王國  
恚却其饋俄遷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公疏所  
以資睿學者而末歸之身教語剴而精當是時新鄭江  
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也俄而太子出閣公  
以侍班拜金幣賜詔天暑暫輟東宮講讀公力諍之報  
聞當是時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交蝕旱魃起公前後  
疏皆危辭侃侃而上不豫公疏請慎藥餌內言伐陰之

劑不可服其請詳保護則欲言仲夏亢陽之月所宜謹  
其指益危上意不憚然以公言者難之為留中獨下公  
所請召輔臣以資靜養疏而諸大璫囁嚅謂輔臣晚醫  
耶必靜養而名輔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復  
有請開戒壇為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  
言佛法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  
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  
叢雜宣淫道侈固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

而遽復之夫陛下不以聖躬為虞無所事佛陛下而以聖躬為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過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契也上為停戒壇當是時新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為搆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二公亦兩器之曰是不難陸少宰弟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譏切時政其大指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奈何緣執政指無何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策去之而公與言路各有疏發

其奸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齟諸言者獨不能有所  
加於公會當議祧廟公請毋祧宣宗而祧睿宗以嘉靖  
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天下聞而韙之於是宮  
保公復召為大宗伯矣公於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  
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當舉鄉試事棘以內外咸公  
主之纖巨井井尸及兩臺使取充位而已公於丞事毋  
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攝大司成  
事諸生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連攝翰林

光祿鴻臚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侍遷亡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然公了無所觖望其任職奉公事有裨益非諸公所敢當已進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不可第取前輩王文成公建義倉及教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為太僕卿甫上進今官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公益發舒且感上知思有以稱塞即馳入境首問民所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脩不相入車門絕

私書僚屬相戒為慎公間留客不過酒茗鮭菜而已客  
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  
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宴絕矣齊  
魯之詰盜者濫公悉集成案覆之而出其寃者又請裁  
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俱得報可東人大悅公素不喜  
食肉其行部所給奉不過蔬粥一算器而已簪朴不妄  
施獨於貪墨吏無所縱舍時時一按覈皆以為神明然  
公體羸而竭精吏事遂病脾會德藩之官後有白雲湖

者故民佃也而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人之代保者宥有連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邑鬱不得志上疏請告歸太宰楊公巍歎曰吾獨不能為東人惜公須臾耶為上言公之賢而請聽之計病痊且必用報可公得請使院儼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擁車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枳不得行公為之揮涕既歸闔門謝客惟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理巍坐竟日間召兒輩侍立頗及微時事誨以修身居鄉大要嘗一



侍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非兩疏也耶公跼蹐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傅受吾自以犬馬病不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鴈行既而預湖廣之推則公病矣公為人孝友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懽死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弗裕也公之莊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侃然以故咸樂就少保公而攝公之嚴惟公亦自比於程正叔先生以為不

如家兄也居官所與遊皆當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  
所蒞處必閭閻利便生平未嘗以私于人亦不受人私  
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歷  
位融顯優遊令終豈非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者非耶公病且  
亟忽謂彥楨曰吾殆不起矣吾欲有所言彥楨強謂公  
醫屈指而俟痊何慮至此也公笑曰醫誤矣吾屈指而  
俟盡遂命筆書後命所以戒勗良至素愛撫其一孫一

見而遣之曰天君泰然矣無所復挂碍尋少保公來  
視公起坐舉手揖謝曰兄教我育我今又來訣我不得  
終奉周旋奈何少保公強顏而謂曰若必不至此若兄  
來視若疾非訣也公曰弟自知之兄不知也且此小事  
亦何足道少保公泣數行下公獨怡然已呼從子璵使  
卜葬得吉而後止至病亟命彥楨誦所作詩猶為易一  
尾語既而曰無所事此恬然久之目瞑矣比就殮顏色  
如生公春秋六十有六小於少保十三年少保公氣殊

王名位亦不相及乃其為嘉萬間完人一也元配即薛  
累贈淑人有子一即彥楨以公蔭入太學有文行娶潘  
繼張薛淑人既前卒繼配董累封亦如淑人薛之歿董  
來為政矣公有所施於婦家必前薛而後董董亦安之  
且能撫彥楨以成亦前公卒女四適太學生張仲文舉  
人范允謙者薛出也適太學戴士毅馮大順者董出也  
孫男三景星殤景鵬聘李景臯聘李墓在某所

銘曰有美平原毓於東南載稱二龍小或文標大者道

顯而用弗豐厚積駢光乃有中丞義取兄從史臣爭臣  
各操天權萬論所宗公捧白簡以叩九閭百辟動容天  
子曰俞惟爾之言黃屋加崇九列婆娑母以弁髦而曠  
庶工載旬載宣以奠齊魯若草偃風有昊弗仁弗使終  
惠用疾明農進則表儀退亦模楷威鳳達鴻何天之衢  
而鍛其翮與凡鳥同譬彼雙鉤其雄麗霄一沈九淩名  
德弗廁守臣請之上軫帝衷錫冢雲間祀以中牢宗伯  
司空我銘公碑馬鬣之間有光若虹

刑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胥峯陸公

神道碑

不佞貞之起官金陵也得日從今大司寇陸公與繩遊  
因習知公家先德而公之父胥峰公與先大司馬公同  
舉於辛丑公復與不佞同舉丁未亡弟太常懋與公之  
仲氏故學憲君同舉己未則修世講者三焉而司寇於  
先德尤亟稱胥峯公曰吾先公之為尚書郎也厄於讒  
中躋既以不穀故獲封尚書禮部郎中家居垂三紀及

見不穀之為大理卿而後捐館也乃不穀以大理卿遇  
詔恩贈公如其官再起以吏部右侍郎最贈公復如其  
官而不及見矣傷哉以地下之靈獲邀惠於故太師徐  
文貞公志而銘之矣令甲三品京朝官神道當有碑而  
闕焉無又敢以累吾子不佞敬謝司寇有文貞公文在  
疇敢毗之司寇曰毋爾扞也其稱世講而習不佞者無  
如子嫻於辭以先公有聞者亦無如子余固遜不獲乃  
謹敘曰陸之先浙嘉興之平湖人自唐丞相宣公贄以

經濟亮直重天下其後至宋而為樞密副使旋吉六世  
孫正博學高行薄元德不仕以壽終學者私謚曰靖獻  
先生子應奇應奇子士賢隱德皆如之士賢子曰宗秀  
者仁廟時以才徵陛見應對稱旨上嘉之使就吏部選  
人不就乃賜白金楮幣歸歸而大出粟麥賑災上於籍  
中識其名賜之璽書而旌其門曰尚義傳子珪尤好為  
義舉授官迪功郎而子銀自以父顯仕為程鄉令有惠  
政其民思而祀之至今後以子孫貴累贈至右副都御



史銀子淞則益大顯舉進士累官光祿寺卿有大臣節  
父子俱祀祠鄉賢其贈始如銀而後如公則公之父也有  
丈夫子五伯曰工部侍郎贈尚書杰次刑部司務集次  
贈精膳員外郎槩次即公而少者南京吏部司務集也  
公生而穎異八九歲時屹屹如巨人既長工屬文光祿  
公竒而愛之踰冠見背公哀毀過禮服除試於學使者  
以為第一時仲氏以諸生試不時至而學使者欲朴之  
不受徑出學使者大怒捕得將痛箠格而後行汰時已

解衣當受罰公伏其上願代審格且哭且訴其辭清辨  
酸楚學使者懼然令公起并以其仲氏免公屢試於鄉  
不利乃讀書別墅勅斷家事大小無復關我學不成不  
歸矣後學成而以例入大學時司寇年十七耳挾與俱  
試俱中式而公得第四人士林豔之再上遂成進士高  
第授刑部關司主事即理漕運刑時督漕者御史中  
丞張性狠躁而公務持平動以典章自矩積不相能中  
丞自見齟言路奪職而妄意公中之更中公以大察罷

歸公怡然曰吾未獲一伸於宦命也即為德於鄉誰能  
難我公所為德最先者曰族倡其諸子司冠輩市善田  
若干畝以贍之為科條曰優老勸廉育材助婚助喪養  
疾無弗稱給矣宗故有世德祠復市善田若干畝以供  
春秋粢盛無廢祀矣先世諸墓祠在鄉郭者復市善田  
若干畝以預繕緝無告圯矣季子建天心書院合族之  
少儁者實之復市善田若干畝以資膏油楮墨無惰學  
矣役於官者復市善田以充其募直無困徭矣公乃曰

可以及中外親矣母王淑人之外家葬地遠公為之飭  
周垣植封樹使奚奴護之婦父沈翁賢者也歿而其諸  
子窶甚為經紀其家事俾不顛踣又為置墓田丙舍刻  
其遺文以傳公乃曰可以及吾知故矣友人朱民準死  
徙其子自近而命司寇推田舍殖之毛壽官者死貧不  
能具棺殮悉為之料理且治葬華山人者寧海人也遇  
於武林契合穀之終身不倦王父程鄉公卒於常山逆  
旅主人與有勞焉公時甫髫又不在也見主人之子若

孫必饋卹之歲歲恒若新公乃曰可以及疎矣有所施  
予多不問其主名嘗舟行過漢塘或言有五棺暴於路  
者即捐贖而歸諸土歲生辰合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宴  
而出錢帛勞遺之以為恒蓋公有四子一司寇光祖二  
鄉進士光裕三學憲光祚四鄉進士光宅皆能悉帑以  
佐公施惟公意之嚮而公亦能順性作儀不强其所不  
足司寇意氣慷慨饒天下大計嘗從大帥幕討倭寇出  
入兵間其握銓與中貴人忤至淪死奪職公不以介意

也蓋父子間自相為知己若此平湖故無城是時先司馬督撫浙公首建議請城城成而免於倭患人無不德公者公生平無他好獨好佳山水司寇之以太常奪職時公與游當湖即其傍創報本塔放魚磯明心堂悠然亭扁舟往來其間後又於杭之西湖治行窩與客探禹穴訪蘭亭遺蹟窮天台赤城之勝徘徊於桐江釣臺想見莊子陵之為人慨然久之乃歸築室於天心院而額之曰赤松入定處蓋以赤松子自寓也公雖老顧強

無疾一日自西湖返問前額上呼從者曰未也亟命上之自是微露慙色數問大兒至否三日取所製壽服被體端坐而逝當是時司寇甫以大理卿召至真州忽心動馳歸猶及呼臯某復躬含殮也公以弘治十六年癸亥生其卒以萬曆三年乙亥得壽七十有三婦曰沈淑人有美行四子者已見前而三學憲出後其弟贈禮部公四鄉進士出為吏部司務鄉進士沈淑人所鍾愛也公割以後司務公公四兄弟皆顯貴而獨贈公少而溺

於水公哭之慟以學憲後之於是贈公亦貴矣今距公  
歿十三年諸子獨司寇在樹名蹟為股肱重臣而諸孫  
若干人有以胄子入太學與太學及郡邑博士弟子累  
累科第當未艾也諸曾孫若干人有弱冠取鄉薦者矣  
餘詳狀志中嗚呼陸之世德遠矣上不敷擬后稷氏我  
瑯琊之在晉宋六季庶幾埒之然瑯琊以功陸以德公  
之為德於陸也廣施而廉取用其實遠其名所以能保  
世滋大哉



銘曰以上士始而以下大夫終人主賢其子俾以上大夫封伯子上卿而叔大夫中父躋九列兄佐司空諸士而稱中下者纍纍不可指窮秩有庫崇厥德則同公秉其衷取儉而報豐太師志之光於幽宮子勒堅珉以標陸宗豈惟陸宗實模楷乎大江之東

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耿公神道碑

余官金陵獲從今御史大夫耿公定向遊一日儼然而造余再拜曰不穀願有請也不穀所以有今日者實惟

我王父司寇公力微王父是無不穀也微王父之誨之  
猶無不穀也日者甲申之召不穀已倦遊矣諸弟子謂  
可無出不穀未之應也而仲氏定理獨曰王父志志地  
下未奉一命之旌兄能恕然而已耶不穀以是強出至  
今官而中間合中丞少司寇之績而上之天子贈公為  
左司寇而王母封亦稱之制辭褒揚備至於是王父始  
有聞於世雖然其歸魄之所兆域定矣不能有所侈大  
計獨考令甲當有七尺之碑樹之神道意者藉吾子之

一言乎不然何以光昭上之寵靈而發王父之潛德余  
唯唯耿公乃言曰王父諱大振字鳴甫耿之先於春秋  
為國姓至漢而大著封侯將相者以數十計其後子孫  
散處江黃間元季兵起有均用公者以材武從里中少  
年據險自保受朝命為鎮撫高皇帝畧定楚地國寶公  
挈其次子必安從而命長子必順奉母徙之麻城遂定  
為麻城人順子思敬孫洪曾孫世庸成隱德弗耀至公  
而始治經術補博士弟子有聲從弟教授公光者少穎

公出其餘資之取科目而顧不能自致榮顯凡再試不利輒念其父母老謝去以共養篤謹聞尋後先考終公柴瘠逾禮附身附棺纖悉周慎閭黨稱之始公已壯而父不厭家政公曰吾知為子而已及父沒而公有四子亦皆立公分授之政曰吾不任為若曹役也且丈夫安能理七尺米鹽絲枲間日閉戶危坐讀書凝塵滿席湛如也公貌修偉舉止儼雅不矜而莊見者肅然矜紳之徒與深談竟旦暮霏霏若吐芬屑餘不得博公一肯色

以故交遊漸寡公亦簡出外市廛之跡可數也婦李淑人賢而相敦既前卒公遂不再娶御家以禮法諸孫十餘人晨朝問所業以不得諄呵為幸顧獨愛不穀自襁褓時手之不離抱夕與偕寢甫齠而疹發甚厲侍者皆穢惡之公獨置之腹不穀之父封公垂泣請曰疹有毒奈何以肺腑親之公不聽蓋移月而不穀愈始辭公腹自是有所受經史及撰著文執之屬耳必徇公口手必歷公目蓋十四而遣從師業粗已就矣及病革猶數謂

先封公兒何在母驚之妨其業也不穀自顧亡足獨當  
公豈公有靈鑒謂不穀當有成耶嗟乎公能審不穀成  
不能見公成也今者若足以報公又焉諗知公之必有  
知也悲哉余敬報耿大夫大夫世所尊信以為真儒賢  
者自叔梁氏之啟聖而無繇皙晌松之屬皆以子有聞  
然未有能率祖者今天下以大夫貴知公天下希賢之  
士以大夫賢知公公所為不朽者豈一司寇而已耶公  
壽七十有一歿二十年而大顯諸孫十餘人定理能從

大夫於道定力任蜀郡守幾如文翁今為閩督學使者  
銘曰玄德弗昭昭自聞孫等彼聞孫亦饒哲昆三命之  
崇貴於丘樊惟喬有根洪流有源我瞻伊人典刑斯存

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隨庵楊公神道碑

曩余卧弇中時得一再奉南京禮部尚書楊汝大遊而  
至丁亥之冬余強起佐南兵部而汝大繼起長吏部復  
相繼之任其私第僅隔垣可通聲欵於是汝大無夕不  
相過從談笑甚適也一日忽嚴冠服服以素悴其容嚴

其幣再拜而請曰非此日吾幾失吾子非吾子吾幾無以慰吾父母地下於是乃復言曰當吾母之見背也不肖孤甫十齡矣又十九年而先公亦見背不肖孤時在公車矣然而未釋褐也又十年而孤始以工部員外郎績獲贈公奉直大夫官員外郎如孤而母為安人又十年而孤奏浙江之按察副使績奉直為中憲官如孤而安人為恭人又十一年而孤奏工部右侍郎績中憲為通議官如孤而恭人為淑人又五年而孤承之南京禮



部尚書復遇詔恩通議為資政官如孤淑人為夫人凡  
四錫命而人臣之榮已極然皆不及見矣痛哉不肖生  
也鄙未知所以光昭先人之令德其改兆時僅一乞故  
陳宗伯公之誌銘而未愉快也今者始聞之令甲秩九  
卿二品者墓得樹華表具威儀而銘其麗牲之石於隧  
道惟吾子惠之一言沒者存者皆不朽余謝不敏不獲  
則謂子之先公其隱德余素知之然當子之宦未達則  
不能自表於閭井之外而今者子一達而九重之上遂

能精言之屢言之天下莫不信其為長者然子尚未已而必欲得余言豈有真信者於其衷而不容已耶余請為子終言之公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闢始而受尚書既受易皆能通其旨而於易尤精發為文章川湧霞蒸補博士弟子試輒偶然未嘗一露得意色而至試應天輒北其困者數矣而未嘗一露失意色家貧不能工施予然至遇人之困阨急難未嘗不惻然棘衷也其自居困約則恒坦然嘗謂士之處夷險窮達禍福百狀我焉

能強遇以從我而又焉能役我以徇遇譬之旅人第有  
隨遇而安耳因自號隨安子所授經術諸生呼之曰隨  
安先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為詩歌歌之諸生和之若  
魯氏之商音中金石諸生咸洒脫有省曰先生殆教我  
以安也平生一介不苟取有二子而度子大且貴則日  
訓以清白曰勉旃即貴當益自勵毋墮我家聲蓋謂宋  
大儒龜山先生時也而所心儀迺婁師德呂蒙正曰可  
以養德亦可以處世於鄉黨亡所不煦煦獨至顯貴人

輒謹避之曰為恭則太勞不勞則賈禍蓋終其身無幾  
微悔尤子大又語太夫人而淚潛潛墮也曰自歸我遺  
安公未嘗一日鮮衣甘食遺安公出教授自給一妾太  
夫人以留事太夫人竭力以供舅姑而御臧獲以儉勤  
昧爽先之而作嚮晦後之而息遺安公雖以貧故不能  
工施予間有所謂惻然棘衷者太夫人強應之未嘗以  
匱告也蓋三十年如一日矣然遺安公猶棄我於公車  
太夫人則棄我童時安能使我無悲子若之何余告之

曰禮女子雖貴不得樹碑神道吾為之附志之可也公  
諱啟明字升之壽六十四太夫人朱氏壽僅四十八楊  
之始即所謂龜山先生者有子迥生航以樞密編修  
判常州老而居常州之無錫數傳為公源者始遷蘇之  
長洲定為長洲人源生瓊即公皇考也贈亦南京禮部  
尚書子大又曰孤不能悉吾祖惟聞公恒語吾安敢望  
若祖若祖無擇言無標行鄉里亡論識不識咸推為長  
者然跡所以長者狀不得也嗚呼茲所以有子大哉公

生子二長曰咸娶邢次即子大名成為一代鉅公名臣  
娶周繼呂贈封皆夫人女三適朱佩朱文瑞朱佐皆以  
母夫人故孫男三大潤舉應天薦娶陳繼華大滋蔭冑  
子娶王大滌聘侯俱子大出孫女八其歸庠生李柯朱大  
鶚者咸出適都指揮吳士俊太學唐正己韓與善徐汝  
良兵部主事申用懋太學生吳瑞徵者皆子大出也墓  
在吳縣之鳳皇山

銘曰士屈於遇又奪其年所可伸者其天則全為德不

名名之曰玄何以徵伸嗣貴且賢亦有聞孫蟬緩綿延  
畏壘其居延陵爾阡我詩於碑永永不刊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三